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六目錄

山東二

知府

方克勤

趙偉

段堅

李葵

高佑

施峻

唐維城

宋訥

通判

何景韶

知州

盧熊

吳履

范希正

傅皓

郭容

趙惟勤

吏目

鄭華

知縣

貝恒

歐陽鋒

白鸞

陳文偉

堅晟

吳廉

桑介

教諭

王省

仁和俞思冲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樞

刻

焦太史編輯國朝賦徵錄卷之九十六

山東二

知府

濟寧府知府方公克勤摹版文 宋 濂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爲世道益衍而彰傳道受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爲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仲良氏如此者不能遍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敷化弘治而風勅於四方重徵墨照於斯爲至流風道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菴先生方公其殆聞而

知之者歟先生諱嘉勳字去矜姓方氏其裔出睦州  
玄英處士于宋初十五世祖廿四府君某始遷寧海  
虞城里曾大父重桂鄉貢進士大父子野父炯元鄞  
縣儒學教諭母葉氏宋丞相夢鼎從曾孫女也先生  
幼而端凝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歲暗記五經諸  
老先生嘖嘖愛賞目爲神童年垂弱冠徧窮濂洛關  
閩遺書尋鄉先達授受源委凡涉性命道德之秘窮  
研探索寢食爲之幾廢因喟然嘆曰爲學必合天人  
而後可舍是非學也至正甲辰嘗一踐場屋言國家  
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收取飄然東歸益閉戶

潛心於一卦一文必欲驗諸事爲至於天文地形禮樂刑政及制度名物之屬亦辨祈歸於至當會海民爲變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募民爲水兵先生請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爲盜未爲盜者亦挺挺欲勸柰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不答旣而水兵果於中道殺戍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左答納失里至郡招諭劉都事基爲之副先生上書陳勦殄之略不宜姑息都事聽其言而不能行遂致郡縣陷沒民罹塗炭先生發憤入山

谷採松栢食之累日不返當路延先生入幕府先生  
謝曰我辟殺久矣弗足與人聞事也吳元年冬大  
明兵取台州先生欣逢真主疏舉賢才安人心黜  
豪強除暴斂明教育十餘事將上之未果洪武二年  
詔立郡縣學以訓導辟先生樂於育才卽起應命負  
友來從者至百餘人先生按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  
毫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爲善良侯以母夫人  
春秋高力辭而歸諸生追之者踵相接學舍爲空四  
年夏朝廷聞先生賢欲致之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  
來徵先生以母老不忍離左右辟去旁縣郡承使者



風古雜述。連督索之先生。上京師。兩詣執政。固辭。執政奇先生材。命就銓曹試。考覈入格。名列第二。上特命知濟寧府事。階朝列大夫。錫之冠帶。以行。先生至官。爲書一通懸於康衢。諭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昏不得呵問。日引耆耄。坐語訊以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前進士爲師。弟子員有未備者。選備之。役浮屠以葺廟堂。廟南築爲泮池。傍列兩序。開射圃於廟北。造弓矢樹正。鶴日一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中否屬縣之內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二千人。兵後號爲最。

盛始有詔民闕廢田者闕三載乃稅吏微近功不俟  
期斂之復以田定其科錄民益惰田不增闕先生與  
民約定爲簡書列爲丁產爲上中下三等復折爲  
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爲則吏不敢並緣爲姦歲且暮  
轉戊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別郡以牛車從  
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破產者十八九民請以舟就  
役僚佐畏令難之先生曰吾知從民使抵法非所辭  
也卽裁以舟具自山東行中書省義不問郡倉絕  
糧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病不能適漕運者自  
淮安輸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就輸郡倉而俾濟南

致青州告於行省弗聽卽以聞戶部戶部奏可行省  
臣愧之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  
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卽工聲聞數  
里先生奮曰民病不收惡用二千石爲密聞中書同  
官疑且得罪不收署名先生獨署之胡丞相惟庸以  
聞卽日 詔罷先是不雨先生袒跣徧禱羣祠涕泣  
臥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 詔下民驩呼而散大雨  
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  
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二歲  
三禱皆有年五年秋隣境盡蝗先生省愆變食稽首

告天夜間空中覺覺昏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  
有年民有赴愬者隨事則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  
不留案牘尤慎於庶獄月錄日省不使久淹或文有  
未具時作糜餼食之夏秋之稅每命胥卒持槩高下  
出其手或至累旬不收民就指倉爲宥先生令民自  
崇胥卒斂手不敢出氣遇將西成預移文與民期民  
爭來輸不遺一吏而稅常先登江西浙西二行省運  
糧百萬濟寧水陸數千里先生視如部民不使有錮  
鉢怨懟舊比每斛益四升以禱糴耗先生闕其道遠  
言於朝蠲之府召州縣官屬皆役皂隸往往索賂無

厥先生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吏托月日稽違以媒利先生私藏之緩急有程一自己出復行其法於封內壺以信符召民民得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於道初赴官時戶僅三萬稅萬餘石三年之後稅以石計者十四萬四千七百戶亦增至六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有積粟野無餓莩羊牛鷄犬散被郊坰富庶充實至於社稷山川諸祀先生修崇壇壝嚴飭器服或樹名木於周垣之外一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門內卑陋汚濕居者弗寧先生料棟材木候農之隙更作於城南庭

室室房弘敞逾昔冬寒河凍驛舟不行令舟人伐木  
爲炭穿土穴藏冰固其餘力以成事功泗水經郡城  
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構石爲壘而時畜洩  
之魯橋兼林二壘壁歲久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  
帥丁鍾崇石治灰而甃之故以羣困儲糧火屢爲災  
教民爲陶瓦管屋百餘間中成火令編民居爲曹伍  
逸相救恤其患遂止大將軍魏國徐公達副將軍曹  
國李公文忠統士馬十萬之燕駐邵稍久要官勢吏  
爭索襍夥相膠葛于前先生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  
軍稱能永嘉侯未公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水涸

舟膠不可動脅先生曰卽趣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  
法諭日且慕先生不忍煩民泣勝於天夜二鼓天雨  
黎明水起數尺舟竟去莫有言者先生爲政以風化  
爲急務以德勝佐成始雖倨慢先生委誠待之卒自  
愧服武夫悍將不知禮久亦化戢在官縱無事終日  
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羣  
辯方譚先生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性不喜近名常  
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爲也府  
庭之間不陳杻械革鞭懸楹間示不妄罰省憲考績  
爲六府最八年春入朝 皇上以爲善治民錫燕餼

曹使踐其舊職瀕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  
秋八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旨心銜之上封  
事言狀 詔御史楊某廉按楊程故人恐程坐誣罪  
易民服潛索先生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  
史盡繫之榜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謀  
誣先生用倉中炭葦時十月固未嘗附火而葦則苦  
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先生不與辯遂就逮民號呼填  
道隨行百餘里者將千數先生次子孝孺上書政府  
大臣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  
事起吏又誣及之孝孺復草疏將伏闕上訴而先生



歿於京師九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八一  
先生面白如玉鬚眉秀整不妄笑語動容周旋必合  
禮法兵亂負母逃入深谷兩踵血流遇二弟訓育備  
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真任質不事表襮不以  
久近爲冷熱立談之頃洞見肝膈南冠過郡者必以  
米糲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萊蕪丞陳川欲迎  
母爲養厄於無資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奪祿買  
布帛給其用且日延之對食久而不衰脫逢其飲醉  
投案大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陽若不知者  
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生平奉養簡素

不厭繞綺御一布袍數十載不易日不再肉不治官  
事輒却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毛不取諸人每行縣以  
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進二木瓜笞童十  
召州吏還之鄉人有爲饒陽令者以燂雁侑書力却  
去乃已初至官時祿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食告  
乏月取十斗爲食餘悉儲于倉或尤其迂不恤也晚  
年益加畏慎晝所爲之事夜則白於天俯仰皆無愧  
作榮辱利害恒視之若一坦然不疑古所謂體道成  
德之人先生誠庶幾焉其爲文章質而不華平而中  
理有汗漫集若干卷傳學者云濂私自念齊國文公

之薨始一百七十又九年而其學寢微希世取寵者徒剽掠爲談辯誇多闕靡者務組織爲篇章文公所以扶世教淑人心者率棄爲空言故其臨事之際仰攬俯拾唯恐利不入索至有庸夫賤豎之不屑爲者嗚呼可嘆也已有如先生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踐參前倚衡儼若上帝鑒臨涵養既純發舒自異仁民善俗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夫命雖止於斯而其率性會道無愧於文公者尚瞭然弗誣也

青州府知府趙公偉墓表

陳清

公趙氏諱偉字士奇號愚菴世爲潞望族曾祖彥舉  
祖友諒皆隱德弗耀至考子和甫益大其家聲毋宋  
氏公生而岐嶷不凡子和翁教之小學四書悉能成  
滿年十三遣入郡庠爲弟子員勤於所業正統戊午  
取山西鄉試高第丁卯歲入選銓曹拜河南開封府  
同知開封大郡也公處之綽有政聲時少保于公梅  
鶴其地嘗奏保衛輝懷慶知府未及行景泰辛未接  
丁內外艱至乙亥服闋復改山東萊州府如前職萊  
民聞公至咸舉手加額私相謂以爲得此賢父母也

公蒞政如在開封而心益勞功益著聲益宏甫二期  
用延臣薦陞青州府知府實天順戊寅四月也明年  
己卯夏旱飛蝗入境公半屬虔禱於八蜡之神已而  
甘雨大澍蝗種盡斃歲大熟越辛巳政通人和公視  
府第及廟學壇壝類多傾圮乃設法措置工料陸續  
拓而新之官不知費民不知勞青民有一家坐三人  
以死者公憐其絕後活一人以延其嗣忽一夕夢其  
父祖徧謁而至謝曰延吾之後公之惠也吾亦唯祝  
公之後繼續而益大之耳在治八載因倦於勤成化  
丙戌適當朝會之期公自上疏乞歸旣得請優游桑

梓日以教子耕讀爲事每歲時自鄉飲外未嘗一至  
公府見里中有貧乏者調給之婚喪有未舉者資助  
之如是者幾十載一疾奄然而逝時成能已享年  
七十有六

萊州府知府段公堅傳

何景明

段堅字可久蘭州人生而剛方早年讀書卽知由正  
學希聖賢人以伊川擬之中景泰甲戌進士天順己  
卯知山東福山縣修政治隆道化刊布小學令邑人  
解誦敷申五教動以詩言福山地僻俗陋於是翕然  
丕變海邦島嶼風氣乎絃誦之風焉旣四載陞萊州  
知府壞接福而俗等政教一如治福者召讌郡縣及  
學正屬賦詩啟諭勉振事用未期萊人大化以憂去  
愬闕除南陽屬吏被化感奮思體國勤民視萊更加  
切近世以讀書媒利祿階富貴士鮮志聖賢之學乃

倡鳴周程張朱與古人爲學之意召郡學及屬治諸  
生親授講說士志行勃然以變自茲鳴世者輩出又  
以民俗之偷由未預教乃取屬治童蒙及其良心未  
墜刑志學書院教之刊小學孝經論語崇正辯文公  
家禮教民俗言諸書授之講習又於書肆收儲五經  
性理大全刑刊二程全書俟有志者給授百姓習聞  
薰液絕實同性禮讓同俗逾世而風猶存又勸節義  
祠取列女傳論肥有差自是毋箴婦道閭閻可觀其  
爲政持大體不立赫赫之威不急功利凡所思措規  
模遠大而毀譽榮辱無一動心其勁節直氣勢力莫



折而抑強豪去貪剝察民隱進巫尼疏寃獄謹庫藏  
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郡人戴之如父母其敬畏之至  
若家有一段太守者然惠澤究下以直道不能取悅  
於上竟不得大用致政歸郡城與過屬地攀泣不忍  
舍卒於家郡人間計無弗泣下者遂作木主於志學  
書院之企德堂祀以少牢後四十年郡人思其德澤  
又別立廟以祀有容思集栢軒語錄行於世蓋其學  
本河東薛文清公承伊洛之傳故見於治行者如此  
祭酒王鴻儒議曰使南陽之人知有正學而不知有  
俗學知有王道而不知有伯道知有關雎麟趾之化

而不知有桑間濮上之風皆先生始也當以肇修人  
紀之功歸焉陸淵之贊曰學術本於至誠政事純於  
王道以廉耻忠信爲四海九州之宗以文意禮樂爲  
一邑兩郡之教柴昇著祠堂碑彭澤著墓表年譜張  
景純著行實其詳可攷有子曰只翰林檢討

萊州府知府李君棻墓志銘

李東陽

君姓李氏諱棻字從質其先字丁隴西元季有諱成者居鳳翔國朝永樂中徙河間之任直爲鉅族考諱溥谷陝西鄉薦累官山東東昌府學教授贈儒林郎光祿寺丞生四子君其長也生而疑重不浮儒林公遂易學歷湖劉秦魯間多所造就因以授君君補縣學生提學闕御史禹錫賞所爲文試必居首游從至四十餘輩任直士多業儒傳易者實自君始成化甲午舉京闈戊戌登進士知上海縣賦訟叢沓持以鎮靜和而不狎每有鞫問人稱爲明以外艱去民遮道

舉送有下泣者服闕被徵復以內艱去服再闕擢光祿水越六年當弘治壬子遷。卿南京工部解。御膳供應物至卿胡恭者以鄉人不爲檢視典守者因出空文後事覺恭坐貶連引諸僚佐君以丞時事出同知青州府家人戚怨恭君曰命也會二弟連喪曰此亦恭和又六年戊午擢知萊州府值歲屢歉撫煦凋瘵埋疆界均力役捕盜六千餘人時勾稽屯地戍衛欲移患于民或議牧馬于萊又有獻地衝藩者皆力爭以免招徠流徙與局嶽則豹視多寡爲殿最旬月內復業者至數千人民稱饑振發粟苑粥活者

尤衆暇則修葺學舍集諸生勵以行業萊人爲刻石頌德焉越八年不調君以子時已舉進士爲翰林編修乃上疏乞歸吏部言其恬退可立宜進秩以示勸特陞山東布政司右叅政致仕明年得疾就醫京邸數月又明年病劇時亟欲歸省會 孝廟實錄成有日又朝廷將行黜陟之令君手書止之自制棺歛處分家務曰無以爲吾兒累也時憂甚弗暇他卹亟具疏以請踰月乃獲命比抵家君已逝七日矣君夙敦本慕每見儒官輒加禮遇曰吾父嘗爲是也世所遺田宅悉讓諸弟輩從子女皆爲婚嫁處已慎密澹然

無所利有治事才而爲寬厚所掩又耻自銜故鮮有  
知者時亦用家學顯才器甚偉所進未可量云

東昌知府高祐傳

高祐字天錫上海人本王氏父鉉資於高因從其姓  
成化丙午以鄉貢士授泉州同知泉多山谿民倚險  
爲梗祐訓以德義首惡皆從化積歲逋欠不督而集  
凶年貸民粟以山鄉遠召從化者總授而分給之遠  
邇稱便每出山民扶老携幼送迎者屬路嘗道漳州  
宿山間有負豪家債而憤其逼者聚千人期旦日殺  
豪豪亦號召爲敵祐知之俾館人往諭以福福片言  
而散其感人有如此者一日令所部市茶其人密置  
銀二錠以進祐啟之笑曰爾謂我有求邪卻還之屏

其人弗復接丁外艱歸部民送者千數爭攜金錢跪  
賂皆不受至泣而退歷廣平東昌二府操履如一晚  
居邑西一室蕭然晏如也時鄉人議士大夫有三婦  
之喻獨目君爲節婦云



青州府知府施公峻行狀

徐獻忠

施氏爲吳興著族唐宋以來代多名賢通甫生彥明  
彥明生士良士良生知福建永安縣謙謙爲公之曾  
大父有靖民功至今以名宦祠於永安永安生瑄讀  
書樂善瑄生封刑部主事銓娶董氏封安人生公公  
諱峻字平叔以明經發解浙省登乙未進士授南刑  
部廣西司主事遷本部員外至郎中陞知山東青州  
府頴行通遇考察爲人所忌去其官公在刑部久以  
練達掌勘本科其氣堅直剛明一意守法不少出入  
雖權勢不顧也其初石塘間公爲尚書凡難處務在

調停公議不合卽欲投劾去有鄒夢鶴者懼罪在形  
影間當司以其父方總制三邊故寘於法後官相承  
遂不敢出公卒業南燕時備聞其事竊深歎悅後屢  
任遂滿雪之應天府經歷鄧鴉挾勢招賄依托城社  
久矣公竟寘於法且其在僚輩間以詩名自信重或  
不合程度直以其意訾之以是交構其短長推墮之  
不惜也人殊爲公不平北道御史桂公榮奏南考察  
不公奉 旨祖宗定制難以再更止降考功郎中一  
級調外人以爲足相當也公自少有器度其才宏暢  
迥達處骨肉間每事致力任爲諸生時祖壘爲勢家

所據力恢復之置田贖其族之貧者排難解紛不遺  
餘力諸義行甚多獨其性徇急聞人非行或至面發  
之以是有不堪者然其崇慕隱德表暴良士固終身  
不息也詩家在唐雖隨時上下其格調渾厚體裁平  
實固一代之長也後世不以取士遂失其宗旨各以  
其資所近者爲能公獨有所造詣固雅道中與之一  
助也居家不事產業歲中多種秫田以備酒材閉門  
却執對時撫化飲酒哦詩之外別無公事相晤其內  
沈安人佐助蒸嘗料理家事凡公所欲爲悉先其意  
雖族黨踈遠食指衆多平惠周匝咸多沾潤客至樽

祖修潔不同而辦公以是優閒自適無內顧心年五十有七

青州守唐公維城傳

馮琦

唐公維城字邦翰，閩莆陽人。別號兩峰。其先出荆南。宋質肅公介後也。轉徙人閩，家莆之龜塘。勝國時，連祖廩以人材辟中書舍人。祖懋有隱德，徙居城東。父時雍，果官，別駕所至以清謹稱。公生而穎異，長博涉經史，攻聲律，爲人慈愛和易，不立城府，貌若不勝衣。與人語，惟恐傷之。嘉靖辛酉，以尚書薦于鄉。明年，島夷陷興化郡。公上春官，罷歸。城潰之夕，率家人夜縋東山，畢盡而後下，賈傷幾廢。期年病良已。乙丑成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典真州課稅。丁卯，權蕪湖關。先

是聞課多奇羨號爲利藪公規度定稅以徵解屬邑  
今日以是相參也公性耿介持身凜若霜雪在郎署  
兩典利權秋毫無所染人稱其廉稍遷尚書郎辛未  
出守吾青爲政務寬大詢百姓疾苦躬自循拊之平  
反冤獄以數百計見罪人破五木爲之泣涕不得已  
始行法焉其無大罪卽鞭朴不妄施也下車適大旱  
禱雨雨輒應是秋有年嘉禾合穎歲有五岐者會有  
詔開膠萊河公以爲工大難遽就令百姓棄耕桑執  
畚鍤徒勞費亡益力陳其不可青郡故不養馬有建  
白青郡當養馬如濟南公抗言青邊海斥鹵無所供

牧畜民實瘠矣馬安得肥且濟以西賦輕當養馬青  
以東以不養馬故賦稍重今復益之是重困也至欲  
投効去事皆得寢郡租稅三十餘萬徵收吏或稍爲  
低昂公請準輕重爲權置衡府庭令民自兌而輸之  
胥吏不敢近方岳善其法檄州郡著爲令時議急催  
科執以課吏殿最公以賦不中程停勒常轉公終不  
爲易曰朴軸空矣民不堪命寧使守一人坐之政暇  
進諸生講業程稅識拔無虛士正身率物士亦彬彬  
慕效以名檢自愛百姓化之幾於無訟公府闕寂如  
學舍云乙亥秋公寢疾郡人玉帛走望皇皇如急父

母州縣集邸舍候起居一夕隕星府治極馬皆驚趨而視公已屬續矣公既卒百姓哀號罷市入吊公布余孿其無異黔婁士民爲治喪歸夾道焚楮帛哭奠相屬不絕公夫人鄭氏婉淑有至性先公數月卒郡人徒公作公夫人主於郡堂後春秋無廢祀焉歲丁丑先君歸自雲中夢公持玉環授之曰以是爲而子寤而舉子名之曰環明日夢公復來謂先君曰吾爲郡神且滿舉公以代期以某日故以環聘公先君漫應曰諾遂病下血斗餘日忽忽與公對語公趣之急先君曰有老母在身未敢以許人也公曰若爾則與



我環先君從几上取校之子環慕先君霍然病已  
嗚呼異哉耳目之外所不敢知要以生而爲德於茲  
上沒爲明神亦其理也余爲童子時與鍾給諫皆受  
知於公公試士余方治裝將從先君於京師公啟扉  
以待曰不得兩生無庸試也使人趣召余余至乃闔  
扉試已給諫與余皆高等進而與之語溫溫如家人  
益嘗讀宋史至韓魏公以兩蘇病爲展試期嘆古人  
憐才至此然亦由魏公德望重而軾散才足以副之  
假令今時有之異議蜂起矣以公識拔兩生視魏公  
心豈異耶古人薄感恩重知己獨於紀述即知己不

歐陽公歿二十年而青郡人思之比于召伯官二千石五年家如寒士也居不數椽田不數畝跡其終始可謂清惠矣

兗州府知府宋公諸墓志銘

于慎行

公諱諾字子重河間故城人生有奇質九歲能屬文  
父封郎中公故諸生也而公甫垂髫亦爲諸生郎中  
公從邑先達受經所聞師說歸以語公無不解郎中  
公竊自喜嘉靖乙卯舉京兆其後十年己丑第進士  
高第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咸有能名同舍郎  
主藏有所亡失註誤及公謫四川忠州知州忠去長  
安幾萬里險遠矣公怵慨叱馭往抵任五日召爲南  
京戶部員外郎未至擢爲郎中居無何以久次拜知  
東昌府視事五月以內艱去服闋除知鄆陽郎中丞

馬公才任治劇徙知河南視事四月聞郎中公病甚  
卽解印綬自免去而丁郎中公報外吏法無予告又  
非獨于不得歸養免輒致仕久之部使廷臣等上書  
言故河南守良吏以將父棄官其人才可用有詔起  
知兗州公往居三府不甚久然所至廉平執法名聲  
流聞及守兗幾年得盡其才治行愈著兗屬二十  
七城直兩京道吏剝民微徵發釋駁公旣熟其利病  
務爲拊循安息照以豈弟至所興除勦校無不精核  
卽有執轍奸法輒繩以重典不少貸更兢兢奉要束  
毋敢飾情以免部使上疏言允治狀者牘相踵矣至

是肆覲問下主會計畢述職且以高第擢公而公遠  
及大故廷中諸卿大夫相與嘆惜之公爲人雋偉玉  
立容貌甚修坦夷誠懇不爲矯飾然亦彊直自遂卽  
於意不當未嘗少有所詘其才博大通敏遊亦有餘  
論事衍衍洞於指掌然常本人情無迂恢語未第時  
甚貧竭力奉親甘旨無缺及後貴迎養宦邸朝夕侍  
食職事鞅掌終不少廢有同胞三弟悉推父貲讓之  
子女婚嫁又佐以私財故人子楊生孤貧召置家塾  
與子同業親督課之生後學成爲名士他所周卹孤  
廢尤衆公之先山西屯畱人洪武中五世祖德成奉

昭徙故我德成子一公一公生雲雲生鷲皆服田有  
隱德或推擇爲吏亦不遂而上封郎中公郎中公諱  
良善娶封宜人王氏以嘉靖庚寅生公距卒得年五  
十有六

通判

亡兄通判何景韶行狀

弟景明

亡兄諱景韶字仲律成化丙午人選巴陵知縣遷  
東昌府通判兄性狷介與人不易合顧能事父母必  
得其懽心少時家父遣之讀書曰讀某書某日爲我  
背誦至日持書來誦之不遺一字父嘗不悅候父已  
寢跪于門及父夜半偶起出門見之驚曰爲誰也兄  
曰見也父曰何夜半至此也曰父不悅見不得寢父  
曰兄如是胡有弗悅也始爲舉子下帷講誦日厭疏  
食諸友生患貧多貸人貲兄曰爲士而貸人貲後將

必取償於官卒不貸人貲既屢試弗第家父曰女能  
積學卒不能進士必女命也仕以行志而已志行吳  
必進士既而爲巴陵令人曰巴陵雖稱也令巴陵者  
蓋未有終三年任者也比至則廨舍蕪穢不治吏不  
與列民不服役也曰是不可以弗爲已也乃版書政  
條懸縣門民始相顧曰令給予然亦稍來集從役以  
觀兄察役者悉家弱役且重也問之皆壓居無業者  
也而其強富有力者則皆居數百里外負山咀叛令  
約令不復能制也故弱者役日重兄曰爲令使弱者  
苦強者得免而何以令爲也釋弱者於是諸富強有



力者曰聞新令善吾奚可叛也乃相率來請役凡邑  
中墮廢盡以興治往時監司諸使者經巴陵以乏委  
積與皂常滯留不得去而今日走道路不能給又不  
得少坐堂上視事至是館無留節獄無滯訟民又見  
令時置酒召客與飲莫不服且異也居六年將考績  
民赴監司留之曰令茲行必遷遷則奪我父母也願  
以終惠我也已而果遷東昌職專子簡而益有餘力  
常作書景明日東昌頗無事日可以讀書課子甚樂  
也但苦薪價太貴耳居六月疾作竟卒東昌僚屬士  
民咸哀哭之卒之日年始四十六也家父生四子長

仰兄次景賜次景暉景明爲最幼也皆受業于兄景  
賜舉鄉試景明雖庸劣無所成立然知讀書舉進士  
是兄之教也嗚呼天速死吾兄也何敢忘吾兄也謹  
祭記所行事求太史論譔以章沒世

知州

知州盧公熊傳

盧熊字公武其先木武寧人宋李徙家於吳再徙崑山父觀字彥達讀皆有至行門人私謚夷孝先生熊元季爲吳縣學教諭洪武初以故官追迺赴京母卒竟歸起復爲工部照磨守以善書擢中書舍人遷充州知州爲政務愷悌不求赫赫名州初罹兵革人情凋弊適大帥李善長營魯王府浚兗州河熊撫綏供億事集而人不擾俄以簿錄刑人家屬事坐累死先是熊嘗上疏言州卽篆文馮謬忤旨至是竟得罪熊

少嘗從學楊維禎博學工文詞尤精篆籀所著有說  
文字原章句鹿城隱書蓬蠋憂幽石門清溪等集別  
有蘇州志兗州志孔顏氏世系譜總若干卷子彭祖  
字長嬰洪武末任湖州武康丞永樂初薦授禮部主  
事坐事謫阜城爲民尋徵詣行在冠帶聽用以疾卒  
彭祖幼傳家學不事藻麗而求以適用爲政亦有父  
風彭祖孫瑛字克修宣德五年進士官刑部主事博  
學工書尤工畫竹

山東濰州知州吳德基履傳 宋 濂

吳德基者名履發之蘭溪人也其父景奎故爲儒鄉人師尊之酷好爲詩游山澤間方苦吟而雨至雨濡其衣弗知也德基少受學聞人先生夢古學春秋俊邁有奇材長通諸史爲文辭願學司馬遷班固最如書尤工行草得之者藏去爲榮元季教授鄉里名動一時國朝取發李曹公文忠爲浙東省左丞聘德基爲郡儒學正李公數與語知其才辟爲椽稱疾而辭有司舉于朝爲南康丞南康俗悍其民以爲丞儒者也易之德基自如數月皆周知其情僞有所發擿一

縣驚伏德基乃更以寬化之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  
前與語弗加咄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也有徵  
調召其大姓坐之廡下好言誘之聽人人自說便否  
由是民愛丞如父而吏卒不能爲姦民王瓊輝仇里  
豪羅玉成執其家人挾法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怒  
集少年千餘人圍王氏家劫奪家人歸且縛瓊輝連  
道箠之至家解衣箠殆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  
訴辭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德基念成獄當連千餘  
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邪對曰  
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邪曰數人爾曰汝憾數人

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何及邪瓊輝良久曰吾恨羅氏欲快吾憤爾惟明公所命德基乃捕操筆者囚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止兩家皆叩頭曰公弭我事德甚弘咸願有所上獻德基却去縣令周以中初至召民轉輸至郡不得躬至鄉召之一民逸去命卒笞之不肯伏走入山罵令曰官當在縣何以至此爲令怒吏卒因以語勸令欲誣一鄉民圖所利獲六七人下獄扁錫甚嚴卒方往捕未返鄉民大賊德基計民無罪自出

巡獄叱卒釋之卒以它辭解德基槌碎獄門遣之曰  
若無罪還告父兄無恐乃往告令令怒曰民無道衆  
辱我君乃釋之何輕我至是耶德基曰犯使君者一  
匹夫爾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其  
乎令意慙乃已其俗好淫祀有蛇出戶限民恠之以  
爲神至奔走祠之德基罪神巫十人投其主江中爲  
丞六年去知長沙之安化去三月他吏用法急南康  
民作亂命師討平之死者過半南康民泣曰我吳君  
在寧有此禍乎安他鄰古三苗其土多糾民爲兵  
阮盡降萬夫長易俊原獨恃驍勇與麾下數十人遁



人山谷保險自固郡邑患苦之江陰侯吳良承認求  
餘寇已移檄旁縣兵且集召德基計事德基曰易氏  
未有反狀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  
反用兵未晚也不則出兵無名民先受其害矣願君  
侯熟慮之侯曰今之言然吾爲令徐之德基乃屏吏  
卒步至山谷中抵俊原家家空一老人出對客德基  
謂曰易俊原出見江陰侯則無事矣今不出大兵且  
至一縣民皆爲糞粉然殺一縣父兄弟者易俊原  
非縣令也老人曰俊原必出惟明府哀憐之德基謬  
曰俊原或未肯來得其子及麾下三四人先往可免

矣明日其子及麾下至如德基言兵止不發既而盡  
致其麾下惟俊原一人度兵勢孤乃招之曰君戾願  
與俊原相見俊原喜詣軍門請見遂縛送京師事平  
民按堵無擾江陰戾檄取故兵之爲農者民咸自疑  
驚奔相告勢甚危德基屬耆老諭民曰戾所取者兵  
民無與也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  
衣德基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之且恐其叛去  
安可責以事功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  
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罪而蹈大禍也郡從之  
凡有徵徭皆不使之與越三歲入朝擢知萊之濰州

事民畜官驢四十匹萊守核其孳息狀與籍不合曰  
驢當歲產駒今幾歲宜得幾駒乃何少也欲責欺罔  
罪而徵其償諸縣皆已勒民買驢德基獨戒民勿償  
守怒問德基灘不償驢何辭也德基曰民實不欺矣  
烏可責其償 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宜宣布德澤  
爲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守語塞德基因畫不便  
者數事守不敢復言并諸縣已償者皆罷之山東民  
願以羊牛代秋稅者官從其言德基與民計羊牛後  
有死瘠患不如納粟便獨收民粟他縣牛羊送陝西  
民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灘獨完令役千人郵送

鄰縣牛德基列其不可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  
使人代之脫道中牛死誰當代償耶力爭不奉命德  
基爲吏不求威名以愛民爲先尤重獄事凡有訟召  
受訟者面直之釋其怒乃已不忍置民於獄獄屬空  
當有進需於民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湧  
民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民樂其簡易而感之  
以爲愛已居濰二年會改濰爲縣召還濰民遮門抱  
其足泣拜曰自得吾父濰民膚無笞瘢今舍我去願  
得隻履事之以慰我思其得民心如此德基至京師  
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爲德基交

甚狎時亦致仕將歸呼德基謂曰若願受長者教乎  
德基曰唯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宫汝五品秩乞骸  
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德基謝曰願卒教之  
濂曰慎毋出戶絕世吏勿與交吾之教子無以加于  
此矣德基至家如濂戒君子多其能受善言云太史  
公曰世俗恒謂儒者少功願非儒者爾湯之興以伊  
尹周之興以周公此獨非儒者耶何其功之大也彼  
世之儒者其號則同其誦說則同其所操守者異於  
伊尹周公者多矣豈特少功哉謂之不足用可也然  
其闕有足用者不可誣也俗吏以嚴急督責爲足用

謂儒者爲儒緩債事而不知得民者非儒不能也以  
予觀於吳德基恂恂不大聲色而衆庶安其政既去  
而思之視世吏之督責者果孰多耶德基之政固世  
俗之所羨者而其心誠愛民有足取焉古所稱平易  
近民豈弟君子非德基之謂耶所謂難與俗人言其  
此類耶

曹州知州范希正傳

范希正字以貞號恕齋直隸吳縣人宣德戊申舉賢良方正拜曹邑令蒞政嚴明果斷有方畧歷任九載邑民詣闕請留陞從六品俸級仍知邑事歲乙丑山東旱饑大理丞張公驥奉勅撫安先是希正勸借富民粟數萬石邊有操行者收賦倉廩是歲賴以活者幾千人驥上章請復設曹州且薦希正爲守上允之初希正爲邑時述職民懷其惠爭持金帛贈遺皆不納有里長陳彬伺希正獨居懷金潛入投于地疾趨而出時無吏卒無能追及希正收其金明

出召彬彬懼而逃召其父至庭諭之曰大丈夫不  
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情行卽領汝子昨暮遺我之  
金其父赧愧領金而出正統甲子述職 賜聖書獎  
勞給路費而還及是作郡召里老諭曰昔陳彬持金  
遺予不憚路遠然雖誠終爲私也今予復新州治露  
坐荆棘汝以予意道之出遺我之金助此公事誠爲  
義爾耆老道意彬卽應曰我兄弟分異三載前金貯  
而不分俟俟陞任乃復遺俟今當如命耳由是與彬  
同志感其德者莫不慨然樂助有持金來助者希正  
必會僚屬入之公署學校壇廟靡不營建城池街市



靡不區畫規模宏遠制度精密觀者咸嘖嘖已已  
朝廷追官馬州有嘗遭水患欲遠窟者希正集里老  
論之曰予之字汝猶子也當各安其生各保其家予  
當區畫爲汝買之由是設法買補者九十餘疋事易  
而集民不知擾江西吉水人有在曹縣認無首屍一  
軀作兄告邑人謀殺縣經年莫能辨復訟于憲司連  
坐者五十餘人事下希正密遣人往吉水勘其告  
人與已死者姓名俱無實乃具詞械送憲司告者中  
途逸去餘人得雪在州再考引年致仕去州人思其  
功立祠祀之

濟寧州知州傅公皓傳

祥符文獻志

公諱皓字孔昭別號暘坡居士祥符人也公天性篤實外和內剛少苦學夜誦徹旦以書經舉景德丙子河南鄉試第二人上春官不第卒業成均成化辛卯銓授順天府通州同知究厚平易得吏民心在任入年民惟恐罷去戊戌通州守闕員百姓老穉千餘人叩闕上章乞擢皓爲守會使者交薦銓部稽其勞績又當遷遂擢通州知州通州密邇京師寔水陸輻輳之地勅戚宦寺田莊居太半素號難治公一切裁以法凡驛遞船馬饋遺非度者悉寢不行諸權貴干索

弗遂中心甚憾然煤葉之無所得竟亦不能害云鄰  
郡邑有冤獄弗白者咸赴愬使者願下公聽斷使者  
如民願屬公輒服 公盡心民事嘗上疏論戶口食

鹽民鈔歲輸官鹽無給不報公因通融里甲立取鹽  
法郡中至今踵行之不廢有清軍御史者按郡捕得  
逃伍者親識卽繫之獄遣行以代公嘆曰無罪而代  
戍豈制邪緩之令以情奏竟免公爲守十有二年弘  
治庚戌考績加朝列大夫俸級改知濟寧州通民泣  
送數十里戀戀不悉舍去濟寧亦衝郡政務繁劇公  
守府寧三年節愛民惠政想著  
癸丑公年六十三請老歸汴又七年巳未公卒享年  
七十八公前後與州郡二十有三年皆慎無間終始

寧海知州郭公容行狀

王雲鳳

郭公諱容字子仁渾源州人郭之先爲東勝望族洪武中東勝沒於胡有思榮者內走渾源遂占籍焉公曾大父也人父深父四世以良謹稱于鄉而興以儒爲河南儀封尹公生於宣德癸丑就傅卽莊重不逐羣兒戲弱冠補州弟子員成化乙酉登名鄉書屢試春官不售倚京師友天下士公銳意樹功名旣家食拓落其魁壘之氣卓犖之才鬱無所施而所以自期待者不少哀則訪求天下事而納之胸中時一對客抵掌高談援據古今出入經史霍霍如屑或論不合

已則面折之人雖不堪不少假盡言乃已然直諫素著人亦不甚怨焉癸卯夏天子召見便殿訪以黃白之術公謝不知是歲冬除山東寧海知州單車以赴民有豪猾任姓者恣爲奸利前守莫能制鄉人畏之私相戒語避任虎公禱而杖之餘黨解散州濱海陋無禮教婚嫁爭財女不時歸公定爲條約赤貧者足帛罇酒官給焉每得亂吏治者俾輸本日贖民死不能葬者資以棺具養濟院布粟以時頒暇則按視問以疾苦公嘗謂守令之責實兼攷養於是條其利民化俗十有六事請於監司行之識者知公志非小

就者也甲辰冬中貴人奉命祀海神因欲稅金以媚於上郡邑將從之公聞而嘆曰一至此哉中貴人將至疾馳逆諸境上言境內往歲雖產楚今日漸微渺得之甚艱置稅則朝廷未必得分毫之利而百姓受無窮之害况後課額不足又將取足於民或有他虞亦今日啟事者之責也或以餽金獻公斥之復以危言動其左右之人中貴人猶豫且心憚公稅卒不行乙巳督餉宣府感暑疾還至京師寓舍卒得年五十有二

知州趙惟勤傳

趙惟勤山東曹州人字業甫號修菴少負奇節以占  
人自期許弱冠魁嘉靖丁酉三上春官不第謫選令  
獲鹿鹿地逼邊疆慄悍多盜公爲之蠲苛賦削冗役  
挫強抑奸民賴以寧歲歉勸借豆粟煮粥以活饑民  
行取時有欲以五百金爲公賂分宜者公堅辭之遂  
知平定州先時府守道經獲鹿以坐索受窘得報喜  
形辭色然猶未敢發無何丁內艱去守計行以落職  
矣公聞之畧不動顏曰向以弟幼不能迎二親養旣  
又不能棄母大事今幸老父在柰何不效菽水恨無

官哉朝夕承歡未嘗少間疾則躬藥餌衣不解帶者四十餘日焚香祝天願以身代而父竟不起公居家三十年不妄入公門家貧尤好施予爲諸生曾以約婚娶舉業師蕭志學喪撫其孤又憫曹風日偷闢遵化堂以伸鄉約視在獲鹿時悉俸金助張騰等事尤難七旬而卒公仕在世廟中年至萬曆八年邑奉祀名宦又十三年而州祠鄉賢



吏目

東平州吏目鄭華傳

忠節錄

鄭華字思孝浙江臨海人洪武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中註誤謫東平州吏目或曰判官靖難兵起謂其妻各肅曰吾義必死柰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華乃稱疾尋醫携家托其友無錫丞趙次進馳還東平時州長貳盡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死守憂勞病甚水漿不入口者三四日北將朱能攻陷東阿分兵取東平華曰守土之臣義不苟生請援山東又不至乃力疾戰不

居死之時年甫三十台州祀華於八忠祠

知縣

東阿知縣貝君恒墓志銘

楊士奇

宣德元年十一月東阿知縣上虞貝秉彛卒自察屬  
下暨史胥邑之耆老皆會哭至慟自邑至於遠鄉民  
男女老壯素服奔走哭拜縣門之外者日數百人於  
是其家無一緇之蓄其僚以下相與出貲治棺斂畢  
東阿之民皆欲挽留葬之而其子不可曰幸奉治命  
必還祔塋于鄉先塋其敢違哉於是東阿之民相率  
致詞於兵部尚書張公曰自貝大夫治吾邑吾邑之  
人且作暮息各趨其所務無論於遊惰壯者以時給

循賦老而弱者佚於家爭奪之風息長少之分明無  
悍吏猾胥之迹及門歲未嘗有水旱疫癘之憂皆具  
大夫惠也安得復有若人者而爲吾邑哉今將歸葬  
矣公出吾東阿而貴顯于時必能致顯人爲具大夫  
不朽之圖亦庶幾釋吾儕之惓惓也公以告于奇士  
奇雖與秉葵平生一再邂逅然嘗過東阿目睹其民  
所以愛戴之者矣夫生而愛戴之沒而惓惓欲圖其  
不朽卽古循吏何過焉按翰林侍讀李時勉狀具氏  
其先河南祥符人宋秘書少監守亮從高宗南渡始  
家上虞四世至建康軍僉判欽世生廣德軍教授襲

慶又四世至元醫學敘論文忠秉彜曾祖也祖元凱  
父肅秉彜諱恒以字行自幼有志卓立好學不倦稍  
長喪其父能謹於禮而奉養祖及母及撫諸小弱弟  
咸盡其心舉永樂甲申第二甲進士出身初授湖廣  
鄒陽知縣縣僻而俗險前之名能治者率以嚴秉彜  
寬馭之而導以禮義其民感化相戒毋貽羞賢令於  
利一介不苟取歲餘以祖喪去官察佐以下致賻贈  
忠卻之而吏民不忍其去有流涕者祖喪未終繼喪  
母謹葬祭之禮一如喪父服闋改東阿知縣東阿當  
南北要衝素苦過使往還共給之費秉彜規措有方

物具而不擾簿有挾私怨緣備人死罪者秉彛曰盍  
以直報之簿愧而止隣邑盜劫人匿其贓古冢中冢  
傍耕民得之而解后被劫者識其故物執民訴官民  
不勝考掠竟引伏秉彛間而疑之然非其所當理不  
得有爲會有裔人過東阿被盜來訴秉彛併隣邑盜  
事以檄城隍神而嚴督畿察兵大索數日獲三十餘  
盜隣邑劫盜皆在耕民得免寃死民有兄弟爭競相  
告者曉以大義使退而思之兄弟皆悔謝乞歸改過  
獄有殺人賊未決而兩目俱盲秉彛就審之視其容  
色若甚戚焉者問豈有寃乎賊曰罪當死無所寃但

變身死宗祀無繼耳遂令其妻入侍疾後賊死而妻  
生子矣嘗歲旱躬禱之雨立至間蝗引咎自責蝗遽  
散歲屢豐建議於朝請平糴爲預備計從之仍下其  
議旁近州縣通行之祀與壇廟及學舍久毀于兵前  
之爲縣者率苟且行事秉彛率丞簿出奉以倡邑人  
咸作新之有暇詣學進諸生與之講說是正所業而  
月日程之令鄉社皆立學時循行田間觀民藝穫以  
驗勤惰邑西南有濼春夏濼水無所洩泛溢浸衍近  
濼之民恒廢耕秉彛相地將開渠納諸大清河召民  
役之與其佐議簿持不可曰法不得擅役民秉彛曰

以利之也有罪請獨加我不相及渠成得沃壤教子  
畝耕之卒亦無事旁邑流徙來歸者甚衆綬撫如子  
車駕征北虜命河南山東西民丁隨軍供饋餉郡  
邑各遣官率之憚行者往往爲規避計秉彘毅然曰  
天子親征臣下可避勞耶卽治裝就道民聞令行  
皆忻躍以從動息飲食與民同甘苦訖師旋東阿無  
一人失所者在官雖小物必思及民管繕有餘棄廢  
鐵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閒暇令賣皮爲  
膠鑄鐵爲杵搗紙索爲穰貯之庫會車駕巡幸北  
京勅使督建席殿所貯悉濟急用而民不費有薦其

盧  
改  
如  
反  
手  
俗



庶公明大體堪任風憲者徵命已下縣耆老百餘人  
指闕乞留從之九載考績上京師時仁廟監國  
如曰在東阿得民心特陞秩正六品俾復任民間乘  
藁杖來踴躍迎拜數十里嘗坐累罰役京師時有令  
官役滿卽復任民競趨代其役凡三罰役民三代之  
不厭而愈力其得人如此秉彜和厚樂易於物無忤  
而執守甚堅善飲酒旣仕遂疏之勤於公務日中而  
食夜二鼓而寐盛寒暑不自逸率爲常其卒年五十  
有七嗚呼古之賢長民其民思慕之不已者多見於  
祠祀祠祀蓋有不及百年而廢者矣如東阿之民於

秉彙必欲託諸不朽此其用意豈朝夕之謂哉

臨澧知縣歐陽君銘傳

王直

公歐陽氏諱銘字日新一字仲元泰和人也自少家  
貧力學嘗游清節書院受業於戴養高繼登陳心吾  
康宗武之門老師碩儒如楊公望兄弟尤愛重之日  
相與講論切磋砥礪由是博通經史爲文清麗典瞻思若  
決河元至正丙申以詩經中江西第十名兵亂道阻  
不果北上教授里中學者爭師之我太祖皇帝定  
鼎金陵江西內附歲乙巳詔求賢才江西行省首薦  
公明年徵赴京授江都縣丞兵荒之餘民死徙十七  
八間井蕭然公至卽移文旁近凡江都民轉徙者皆

還本土勞來安定出於至誠其貧不能耕者勸富人  
假種糧貸牛具使力耕公家徭賦處之各盡其道必  
使事集而民不擾於是流移四歸邑稍完復民有繼  
母告不孝者公察其貧不能養委曲開諭母子泣謝  
而去卒以慈孝稱嘗治厩後隙地得白金百兩役夫  
以歸公公曰此天欲以紓民力也會部符徵漆使者  
督責甚急時黥歛商旅未通歛於民不能得他縣皆  
大擾公命以所得白金俾民市諸京師而納焉居官  
有暇卽進諸生講先王之道或行田間視耕獲賞勤  
而戒惰一縣戴之如父母甫二歲陞臨淄知縣去江

都江都人相與扶携送至境上涕泣不忍去時臨淄亦新附荒殘疲瘵公勞求安輯之如江都勸課農桑寬省徭役既一年稍給足公曰兵荒所以相仍者由民不知教神無所托也今幸稍定二者可緩乎卽興學校築山川社稷壇與民從事於詩書俎豆之間民知公爲已也皆欣然從之初公來臨淄時副將軍常遇春方畧定郡縣之未附者過臨淄兵士十餘人入民家取酒不得相毆擊謹動一市公出遇呵止之不服因笞遣焉且往見將軍白之軍校先走告軍門口知縣毆卒幾死且罵將軍不戢士常公命公至詭之

曰汝何敢爾公曰軍固王師民亦壬民也民被毆擊  
幾死軍士顯不可咎邪此軍士之過也知縣雖不賢  
其敢他有詈言常公意解乃獨責軍士而釋公由是  
申嚴約束無敢譁者後信國徐公往征沙漠道臨淄  
軍校有知公者曰是敢抗常公健吏也因相戒勿犯  
公亦迎送有禮自信國以下皆賢公所爲臨淄古大  
縣俗喜夸詐經亂益難治公廉靜平恕上下化服縣  
以無事洪武四年朝京師卒焉公丰儀秀整冰清而  
玉潔其天性寬厚樂易有古仁人長者之風平生不  
妄交游非儒紳君子不接也其仕與處言行多可紀

者今沒已五十年一時老長凋落已盡知之者鮮矣  
直公之外孫嘗讀陶淵明所作外祖孟嘉傳而悲之  
欲記公行事而恨不能詳維楊張彥剛豪俠人也謫  
居安慶從先公瓊州府君游而直又與揚州進士趙  
禮爲同年吾泰和之賢歐陽允堅嘗官青州故從二  
三子得公在官時所行數事如此謹述爲傳使後之  
人得以考覽焉贊曰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故漢  
之董仲舒公孫弘倪寬皆以經術飾吏事治效有足  
稱者其不然者苛刻擊斷爲能姪姪姑息爲高而治  
道微矣觀公之爲縣力農桑興教化去貪以利物禁

暴以庇民卒能反惡爲善易弊爲強非孔子所謂學  
道愛人之君子歟然則雖以方漢之諸公何過哉



章丘知縣白君鶴墓志銘

王雲鳳

弘治戊申孟禽使大同予亦以事至同館于寺經史  
天下事無不縱談孟禽美儀度善笑語外和而內定  
言論悠然有餘味予歸而語諸太原王德華德華還  
理學德華曰孟禽我知之吾與言理不吾謬孟禽還  
爲監察御史後爲曲周縣丞爲章丘知縣予亦往來  
無定居然每念朋友落落未嘗不在孟禽也辛酉予  
試生徒至寶雞孟禽以母喪家居予就訪焉談復移  
時因論南北差役之繁簡不均百姓田畝之多寡不  
均予曰均則天下治天下之大每患不均治有所偏

而亂生孔子於天下曰平均之義也故又曰天下國  
家可均孟禽曰嗟乎天下何時而均乎予別去方圖  
再會而孟禽至訃矣嗚呼以孟禽之負挾而未究其  
用惜哉孟禽姓白氏諱鸞祖諱和父諱信封監察御  
史妣張氏封孺人孟禽幼穎悟善記識成化丙午貢  
於鄉丁未賜同進士出身觀政工部虞衡司督修代  
王墓於大同費省而役速爲御史所至舉廢滯抑橫  
運按山西按察副使楊光溥待宰盜庫銀詞涉曖昧  
孟禽實不欲究竟有交購其聞者光溥懼遂計孟禽  
於獄孟禽亦以卒盜庫事聞上命法官窮治孟禽  
罪甚刑雖炭乃諒縣志孟禽不以爲意也抵官盡力  
民事若木宮爲貴近臣者以薦遷知縣喪父歸母亦  
喪壬戌服闋不試起癸亥七月以疾卒年四十九有六

山東安丘縣知縣陳公文偉傳 郭正域

陳文偉府學生膂力過人常五更之田間猛虎撲地而來兩手搏虎肩兩足蹴其勢虎死後應會試場屋火以右手抵牆頭左手持同事人履肩而出幾千人火勢迫迺緝後立者曰吾力止此矣遂名動天下後之山東安丘令流賊百餘人掠庫公勅羣吏第謹簿書諸寶藏吾無慮也羣賊大掠庫金去良久問左右曰賊去幾何曰三十里矣勅左右以一騎一彈來馳赴之問諸賊孰爲首者彈發左目中之又再彈右耳中之賊大駭伏地請死公曰好爲吾送庫金還羣賊

唯命公以一騎尾其後抵縣羣賊請死公曰吾何有  
衆賊奴各杖三十遣之公自負拓弛意不以見功御  
史竟以縱寇論劾免官罷歸生二子寵完完中鄉試

博平縣知縣堅公晟傳畧

堅晟秦州人以歲貢知山東博平縣事嘉靖年流賊  
弄兵四出攻掠所在州縣望風披靡守令皆棄印綬  
遁去賊勢愈倡剽膚博平公屬耆老輩而誓之曰雉  
堞礮戈俱一切守具纖悉具備期以當賊賊且至公  
與妻子別曰吾屬所以不蠶而衣不耕而啗者汝輩  
知乎凡此 朝廷爵祿小民膏血也秦養多年原爲  
今日耳爲臣死忠我固甘心死孝死節汝輩當自計  
可速趨井畔計城破我當死汝輩卽投井中無相負  
也不則賊汚垢之且刺殺之矣妻孥涕泣誓如公言

公毅然出乘鄣登埤率衆固守賊擊東公東應之擊  
西公西應之賊計窘舉火燔城城樓幾爲之然公頓  
地呼天風大起火返及賊竟旋滅前後相持數十日  
賊卒不能難公而公亦不能難賊遂逸去城按堵如  
故事聞于 朝晉秩賜金民爲建祠祀之睢陽故事  
抗守孤城迄今烈之今觀堅公額天固守欲共妻孥  
各死其職何其雄也至風起火滅尤大異事豈其精  
誠之所感致邪此亦可謂難得矣

卽墨縣知縣吳先生廉墓志銘 劉麟

先生諱廉字介夫姓吳氏湖州歸安人遠祖慧明者  
自姑蘇洞庭山徙家歸安之菱湖鎮遂爲鎮著族時  
名慧明以前居洞庭者爲山吳居菱湖者爲水吳先  
生之族則水吳焉曾祖用禮祖孟和父昂皆潛德弗  
耀昂號默直先生生而好文弱冠補邑庠弟子員志  
苦思精根抵頷要每試輒擅優品藝翰風誦駁駁居  
老宿前無何感羸疾損累歲三易由是學滋攻旁貫  
玄秘更得攝頤術曰何玄際備何儒岐玄鈐括一我  
用體同源我我真我逃詮表詮因以我自名其齋門

之徒從之遊者謂爲我齋先生官師紀行蹟動加首  
注鄉長切相率禮重前後試場屋凡十有二卒不遇  
嘉靖壬午以貢上春官甲申入業成均未幾會同舍  
生犯姪走還不獲獲先生譏謔及先生不深辨因乞  
歸久之聞湛甘泉翁司成均復入業甘泉翁見而異  
之雅敬愛焉劇章橋爲館士倡戊戌謁選授知卽墨  
縣蒞官約已黜情專意愛民節用縣故有供款悉斥  
廢頽解隻僕娶娶乳立揭書座屏上與其樂于身孰  
若無憂于其心與其益于家孰若無損于其民其子  
往省之謂曰吾有牧任當勞民勸相不爲私營汝母



頌我爲也子以故不滯行謹唯如命值歲饑經理領  
勛丞臣爲民請賑適修泲河之役主者銳甚不能回  
先生切憫民瘼積不發濟卒主者持之嚴先生格其  
徵使曰吳知縣頭可舍官特餘事耳 朝廷命我牧  
民可視其就死地乎又逋負停積一時徵計使輜相  
繹下益苦之格不與致邑人其使搆激語謂以木偶  
人先生因爲詩以自嘆曰老大粗更事疑非木偶人  
不應方寸地時展一分春秬自懷甘苦憑誰盾廣真  
歸田何日擬斗粟未全貧遂飄然棄官歸邑士民留  
者載道攀泣搢膺樹風脫烏富累贈帙有帙中詩曰

自君之去矣凡四章歎戲痛悼皆士農工商盡邑之人也轉相傳聞者興悲又蓋天下士如卽墨也先生治卽墨秉誠馭下與民如家人不判貴分禱雨兩至驅蝗蝗息侍御藍北泉境之賢傑然傾載云嘗擬古御史今純儒也比歸家索故止率履益恭稽文述古或酬率擬與下筆能淘淘老而彌訪與壯髦相頡頏甲辰湖郡公創社覲山奉先生杖屨往有司隆飲鄉校褒然虛先生左然多避不赴先生自就傳時卽飭脩齋室好性善義侍默直寢疾朝斗吮疽割股靡不至喪三年踰哀時制母陳早世先生年方十四怵

時感忌迄老毀思事繼甘湯亦得其心有伯父鏗而  
卒先生喪如其子然厥孺人卒有挈厚資求續  
絃者謝不再續先生所至不言而飲人以和見饑寒  
訴急每極但不與共自爲終其身不謀蓄封質穎慧  
嘗鑒辨人儀致否臧咎休多後驗又達醫聞奇中卒  
之日豫訣期訂果正裾坐口占一絕云草莽荆榛不  
殫行山前山後路昔平牧童短笛橫牛背自在還家  
月正明乃瞑是爲嘉靖庚戌二月生成化壬辰年七  
十有九所著有醕中醜語及詩文若干帙藏于家

滋陽令桑公介墓表

嚴 訥

公諱介字于石爲處州別駕公季子幼敏能讀父書  
髫髻卽卓犖不羣一甫弱冠廩於膠序必宗經傳談  
周孔蓋坐疊焉朝飧而夕夢不置也已輒試不售應  
貢卒業南雍大司成方齋林公甘泉湛公先後掌司  
子公則又疊疊焉條陳十二策如祀周公完六經等  
議皆青衿士所不能言者兩公交器之雖其時不盡  
行而公之負才揚志卽便欲舉萬物於鑪錘興雲霧  
於漱喻者也歲辛卯舉於鄉再上春官不售迺謁選  
授滋陽令令僅三閱月耳其措置有昔令所累歲不

能得者公銳焉圖之念民貧使車旁午一切上官之  
供亟言於當塗請以絀充二十七州縣均之豪倚宗  
藩橫斂田廬子女者法之至罷馬役歲祿之橫征活  
饑民以千計皆政體也以故民恨得公晚而豪者不  
能無怨於公公嘆曰是使陶公千載之上笑人寂寂  
也遂拂衣歸上官知其雅志不能俯仰奏改大河公  
曰吾願附陶翁耳竟不仕以老公性好吟其有感觸  
併欲爲而未遂者恒托之詩乃其器度坦直喜則笑  
啞怒則叱咤憂則吁嗟無委瑣態故發諸聲律獨騁  
心機隨文合節耻前人優孟習所交歡者心修正之

士如其人相與商確古今灑灑弗休非其人卽語客  
林立睚中如無有也而性至孝友事父母恭甚迨其  
沒也請於朝祀淪齋公於鄉焉附柳州主於廟而  
祀焉草溪南園二兄有恩也終其身父事焉以行誼  
文章訓諸子若孫公之生平如是而已所著有吟史  
和陶等集十六卷與文衡山廐吟集二卷俱梓行於  
世未梓者又有理學會通五經問答府言諸書

教諭

濟陽縣學教諭王省傳

忠節錄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  
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尋以文  
學徵 太祖親試稱旨當殊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  
便養得浮梁教諭丁艱起復改睢陽凡八年又改濟  
陽靖難兵至省爲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  
舍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  
何爲名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遂大  
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死女適邑人周鳳岐從之

官卽墨簿聞靖難兵至濟陽女逆之父必死泣曰吾  
父必不生矣請于夫遣人往凡三往竟得其遺骸歸  
葬後有司祀之學宮子祺爲燕州迎判亦抗節死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十六終